

16

經國雄略

十五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屯政攷經國雄略卷之一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全鑒定

武榮 鄭鴻逵羽公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楊應焜銜甫 叅閱

屯政攷

愚按屯政起於漢昭帝是錯桑弘羊皆言屯事至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營平而後其法始詳諸葛亮屯渭南魏武屯許下
司馬懿屯淮南北羊祜屯淮襄杜元凱屯荊州唐
郭元振屯涼州郭子儀屯河中李泌復府兵屯於
諸邊嗣後楊炎嚴郢李絳韓重華輩皆屯田宋樊
知古張齊賢何承矩呂惠卿等難以盡載爰及我
明無慮數百家但自井田廢而兵農分漢事夷狄數
千里外蓋餽糧絕險之難也惟屯法猶存先王之
遺制惜今議者屢屢終不能復行也

屯政

愚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
福生於內不可不慎夫暴師日久將士馬牛
食費月用粉谷魚鹽芟藁之類何啻數十萬
斛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
虞之變相因並起爲君父憂誠非素定廟勝
之筭况虜寇衝突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擊
之未便莫若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是今日
之當商確者莫屯政若矣

按便宜十二事云步兵九較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今不得
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

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
 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
 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
 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克入金城六也兵
 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離於風寒之地離
 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毋經阻遠
 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
 間之勢九也又毋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它變之

憂十也治湟陝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
 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預息以
 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
 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
 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漢書
 以屯政觀之古之善富國者莫如管子其地均之數
 山林藪澤汜山蔓山澗澤山之無木地之無草木人
 之不得入者或百而當一十而當一九而當一五而

當一則無虛地也。上土五粟五沃五位五蔭五壤五浮中土五杰五壚五盤五剽五沙五壩下土五猶五牡五殖五穀五鳧五桀隨其宜而種植之法至盡矣。乃商子有農戰之令。呂覽有任地之篇。善謀國者豈不以食爲急哉。

秦議選

夫以今日之屯救異日之饑自古行之者夥矣。武侯之於斜谷郭尚父之於河中羊叔子之於襄鄧范文正之於陝西皆與戰相雜而屯者也。武帝設戊己較尉屯之車師屯之輪臺此與夷相雜而屯者也有其人則法出有其法則政行否則屯政不復雖日進月進豈能佐左藏之盈而一發再發可以濟邊疆之急也哉。

破膽篇

史起道漳於鄴封鄭國漑通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洮濱虞詡復三郡虞集開瀕海獨非西北地耶。蘇秦曰。葵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寔足富於民則因勢而盡地力亦未爲不可也。

朱翼

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屯政若矣。高皇帝閔海內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剗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今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於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敢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谷，獸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無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人勘寔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

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漕輸。貿雜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谷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疋。脩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乃其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脩。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逸市城。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旣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

蕭條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勸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寔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屯田相爲維持盪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於垣士蹙於伍內有亡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撻虜其惟屯政哉

季文清屯政攷

京輔諸郡卽古燕趙地內支諸雄外禦胡貊而三鎮亦以此抗衡於天下其士馬芻粟非外索也今一切倚辦吳越而千里萑蒿竟無粒粟誠失計矣

河中之屯自耕百畝而吏士勸何得曰荷戈耻於執耒也淮襄之屯詭計罷敵而戍邏戒何得曰突入難

於以防也。涼州之屯，善撫御而夷夏集，詎曰搯作苦。於戍守耶？振武之屯，暇日植戈而有事，悉戰，詎曰登獲妨於訓練耶？

屯有五利，闢污萊以增稅，養丁壯以寓兵，戶口可增，利一。流移漸還，人自爲保，而邊塞可固，利二。窮廩倉，庾藏於阡陌，無一石二十鍾之費，利三。粟積而人聚，班戍可蘇，勾稽可罷，利四。邊備旣足，可以漸減，東南漕輓以舒民力，利五。更有五害，禾黍未登場而虜患

馳突，蹂踐有莫可必者，害一。或蝕於家丁之抑勒，而筐篚空存，因於主兵之好逸，而溝塍不歷，害二。開墾阡陌未成，名已在冊，此咎在催徵之太急，害三。舊田淪江海者，田去而課存，其人流亡，田不耕者，人去而課在，於是責收於他畝，而良疇亦荒，責賞於他戶，而見在亦亡，連區接壤，大抵皆爲斥莽矣，害四。其或脩邊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竣之工，撤放太遲，而跋履於暑雨，怨咨之日，有不卽於困踣乎，害五。

國家定制有軍屯。有商屯。而軍屯則有邊屯。有內屯。有京營屯。有錦衣屯。有各衛所屯。蓋四萬八千七百餘頃。悉本高皇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米之意。夫商屯之始也。晁錯入粟塞下之議也。軍屯之始也。趙克國屯田湟中。金城之略也。商屯則自葉淇改輸粟爲納銀。驟加鹽課百萬。富商大賈棄邊以徙家於淮。商重困而屯坐廢。軍屯則京營錦衣。或隱占於豪貴之兼并。而各處衛所。又陰借於軍民之授受。然隱占者故籍具在。旣易清查。而授受者民習爲恒產。軍得其微值。而上供者不缺。其復之非難也。惟商屯旣圯。國家旣不能驟減鹽課。積重以與天下更始。而商賈之黠者。且計以術誘之。恐旋復旋輟。屯未終而止粟之令下矣。故復之爲難。卽欲復之。而商不應。則亦難。故淇之罪尤桀也。然則今之所議者。軍屯耳。以荷鋤戴笠之衆。卽爲乘塞守堠之用。省輸將之費。而習胡虜之能。所尤急者。邊屯耳。

邊屯之爲事。利百而不害一。卽無賴臣言。顧其廢有
繇。殆難卒舉。則臣請自爲難而開之。則難。臣曰。地氣
南矣。北之地。辛剛彊。槩其性則然。勃壤輕。爨彌望。千
里境瘠之所舉。鋤向之。楊沙一至。爲陵爲阜。何道而
可耕。臣則曰。水行地中。如血周肉。三代所都。三川之
間。雍冀之郊。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豈其以突
爲窒乎。日招兩師。而剛浴土乎。地可使棘也。亦可使
肥也。大川引之。小渠漱之。平陸井之。何地而不宜穀。

臣請略言耕地。瀕海之土。北抵遼海。南濱青齊。虞集
所籌。皆沃壤也。豫州之境。伊洛瀍澗。汝蔡洹息。濟兗
之郊。濟泌泗沂。三秦之地。涇渭漆沮。江淮之間。水波
大泛。塘堰不治。沉陸大劇。以濬以豬。原大澤肥。奚必
朔易并雍之徼。飛沙成阜之區。棄鴻功於石田也哉。
則難。臣曰。屯有軍。有民。民自田耳。瘠軍荒業。貿主歷
年。迄今而復攘民以資軍。民則何辜。臣則曰。不擇人
也。盡田而屯之。田乃官乎。官自治田。卽民乎。驅之以

勤。或曰：吾力不給，則貸爾資。惟牛惟種，於我乎取。昔者張全義之尹河南也，業不易，主有勞，有賚，有杖，有稽，卽比里而董其相，助五代亦劇擾耳。維彼一方，旣富且康，今卽時事急，何踰此藉第令民田治粟日多，國乃自裕，何必官則難。臣曰：專設官乎？尋行乎？卽鹿無虞，空碌碌耳。集民相視事，乃大擾，雞犬爲空。蘇軾嘆之。臣則曰：無贅而官，嚴責長吏而稽其成。吏喻巨室民，則其傭稽較必切，視笑必工。馭吏有術，田事畢

舉則難。臣曰：上勸不明，民不加務。今茲用詘，賚將焉取。臣則曰：馭民如馭吏，賞罰以爲權。以粟得官，爰有卜式以粟除罪，錯則籌之，能以萬夫耕也者，是可吏。萬人能以千夫耕也者，是可吏。千人子若孫能嗣厥業，斯嗣厥官。力田之科，詎曰非古。耕且倍差，則難。臣曰：北之水暴泛無期，一橫而溢，厥潰靡涯，何以馭之。而周厥事，臣則與懷襄之勢，繇地則安，惟其不疏水，是用潰以溝，以澮以滋，以藝則水也。日治則難。臣曰：

北民情耳。首驅而農。勞將倍南。其民將弗堪。臣則曰。苟置之耳。有其農之。北乃自逸。東南之地。高下以殊。其壤之高。桔槔相貫。僅引而及。北之山泉。溢地而出。豎河之流。與地絜平。大海之勢。趨於東南。潮之所毒。以激以淤。遼海青齊。海則縈之。潮不爲災。故東南則勞。惟北則逸。則難。臣曰。惟地之膏。緊其精華。量則有竭。索之大繁。地何以堪。臣則曰。惟人之力。弗用則索。惟地之華。不取則朽。昔者南唐之世。壤地至狹。蘇州

之域。營田軍近萬人。田事至勤。穀價大賤。暨宋一統。淮淪通流。穀自外來。田事亦惰。穀貴十倍。惟盈惟縮。人事耳。地曷與則難。臣曰。蕪薊之豪。若勲若戚。名田大夥。廢而廢耳。苟闢而獲。彼則攘之。臣則曰。匱民雍瘠。田斯憂耳。主者豪其力。能集人。請與而約。誠而田也。何爲墨墨。視坐耗國。幸以其力。徵農師。民貸豪資。豪貸民力。厥利則兼。則難。臣曰。民屯治矣。軍屯若何。荷戈之雄。責以負鋤。農事大苦。服牛則可。鞭虎柰何。

臣則日上為之師。吳之屯也。孫權自占。弘唐之屯也。子儀卒先陛下不憚九推勞。幸舉先朝事。宮中隙地。咸播獲。因詔諸大帥身倡屯。屯多者視首功。人自競。審然者屯事大興。利便非一。即陛下諸臣能言之。無所俟臣。夏葵仲先生奏議

邊屯

建立營堡。開濬溝渠。無事則田牧訓練。則收堡備敵。邊屯之便利也。三年之後。必漸擴克。繇百里而千里。步步立營。處處建堡。得寸守寸。得尺守尺。防禦既固。田桑漸繁。邊疆可恃。以無恐矣。

聞之邊屯有三擾。風沙暘日。目不得視。手不得發。是天擾之也。廣漠高阜。沼沚俱絕。桔槔不能為功。是地擾之也。溝塍未列。蹂躪忽生。既妨我耕。亦攻我守。是虜又擾之也。三擾不寧。屯事不成。故議者欲招流亡。

募土著給牛具開水利捕蝗蝻墾荒蕪緩賦稅立屯
學種種具善也而卒不免於塵飯土羹之誚矣
屯田書

國家注意屯政視漢唐最詳攷其地則東起遼海北
跨大河西盡日靈九邊延袤不下五千里沿邊置軍
分軍立屯何寥遠也攷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
人授田五十畝歲征子粒上倉以正糧二石自給以
餘糧六石收備官軍俸糧之用其法曷嘗不盡善哉
行之餘二百年所矣度地非益損也度軍非益寡也

而田不為增歲緡不為減邊計猶然告訕也亡亦隱
占之未盡理乎荒蕪之未盡闢乎逋責之吏日煩乎
侵漁之孔百出乎乃隱占之竇也自繕田始也守邊
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命之曰養廉膏腴在官而瘠
薄歸軍官享其利而軍任其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甲
於勢要而欺隱者多欺隱者多則不得不攤稅於佃
軍而包賠愈困即不盡填溝壑有逃亡已爾故不革
贍田則隱占未可理也荒蕪之漸也自徵科始也訟

邊之田稱膏腴者十之二三而沙石榛莽者過半也。卽膏腴矣。山水暴漲幾變海桑者有之。虜騎蹂踐有稼無穡者有之。國初緩其歲輸。作之數年乃從薄征。永樂中聽軍民自願開墾。不拘頃畝。不徵於官。又令官市牛置具。給之屯種。正統四年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曠之處。許官軍盡力耕種。免其子粒。八年減延綏等處屯糧。每百畝歲納正四石。一時稱便。其後但聞清丈。不聞勘除。但聞增糧。不聞減稅。甚者阡陌未成。已登尺籍。民何利焉。而自貽之戚耶。故不議緩征。則荒蕪未可闢也。逋責之煩也。以人無定業而賦有定則也。歛不以時而責有於無也。年歲有豐凶。地利有上下。不量稅而徵則有逋。不度地而徵則有逋。產去而稅存則有逋。出粟而入銀則有逋。均攤者或以一人而償兩人之稅。帶徵者至以一年而責數年之償。若乃屯頭代亡。抽丁補伍。徭役且種種矣。貧者日逋。富者亦貧。卽逋何時已也。有司取盈爲能。主

計以催科課功。民安得不茲病。而田安得不茲廢乎。故蠲逋之詔。宜下也。侵漁之起也。以不輸本色而輸折色也。不輸之屯所。而輸之縣官也。輸折色。則吏胥上下其手。而借移之弊生。輸縣官。則支給後先其期。而乾沒之弊生。當其歛也。易銀難。是以數鐘當一鐘也。逮其散也。貿粟難。是以一金費數金也。於是有米珠芻桂之謠。無飽歌騰增之風。而國家之困轉運也。抑又甚矣。故折色之令。宜改也。誠有謀國如家。拊民如子。如渤海。如南陽。其人也者。巡行田間。而時勞來之。又得請便宜從事。無繩以文法。曠然與三軍百姓更始。今日願墾田者。聽其自便。腹裏沃饒。三年後量徵本色。其瀕邊曠土。澤藪荏葦之場。永不起科。又今日墾田既成。有乘利告復故業者。弗許。有勢家請乞占奪者。弗許。如是人。其有不樂從者乎。不過數年。軍有餘饟。馬有餘芻。度支錢可議省也。召商開中。鹽利盛行。東南賦可議減也。部曲相保。且耕且守。客兵

可議罷也。比廬之衆，樂歸什伍，抽丁可議行也。兵食足則軍威自振，邊塞實則虜情可得，卽三河套中之地可議復也。九邊屯政攷

今以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用，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扞禦。蓋卽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克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於上，耆碩劈畫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興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

屯田未議

鄭大郁

愚謂言有似迂而寔切事似緩而寔急一時若無利而其爲利寔大者則今日之屯田是已屯田之法昉於漢世自晁錯請募民寔塞下室家田作以備之意專備邊也洎武帝通西域復輪臺及趙克國擊先零罷騎屯田以待其斃意兼圖敵也其後曹孟德用之於許昌司馬懿施之於汝穎遂能兼併羣雄坐擁江左終隋以前四

方軍壘所在。悉推行之。然法緣事罷。農隨兵撤。唐開軍府。稍廣其制。天下凡九百九十二屯。盛極矣。然民兵祿耕。村疇告擾。三農資器。輒仰給於田官。計歲所入。不償厥費。於是率以無功告罷。

明興屯制。較古爲盛。臨濠有屯。寧夏四川有屯。太原朔州有屯。一片石諸關有屯。雲南定邊姚安畢節有屯。遼左宣太陝西沿邊空曠之地。在在

屯也。永樂中。聽軍民自便開墾。不拘頃畝。不徵於官。又令官市牛置具。給之屯糧。正統八年。復減延綏等處屯稅。每百畝歲徵正四石。一時稱便。其後但聞清丈。不聞勘除。但聞增糧。不聞減稅。甚至阡陌未成。已登尺籍。民何利焉。而自貽之戚耶。嗟嗟。

朝廷申誠屯政。何啻再三。而沿久廢敗。日見。管屯者不巡阡陌。典屯者徒信簿書。侵漁日起。逋責

日煩有司以取盈爲能。主計以催科課功。民安得不滋病。而屯安得不滋廢乎。爲今日興屯計。莫如量地量稅。蠲逋之詔宜下。折色之令宜改。誠有如謀國如家。拊民如子。其人也者。巡行田間。而時勞來之。又得請便宜從事。無繩以文法。曠然與三軍百姓更始。不過數年。軍有餘饟。馬有餘芻。度支可省。而財用日生矣。不然。吾恐今日虜寇遍郊甸。軍需告急。庫癸頻呼。而官非其官。吏非其吏。况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卽嘖嘖那移轉貸。盡是望梅。緩急因循。終非蓄艾。厝火積薪之虞。今日食不下咽矣。

清理陝西軍屯疏

臣維人臣苟有報君父之心必無難擔任之事苟思濟國家之事必有可久大之圖臣本碌碌蒙

恩授鉞拜命之日即聞秦中兵馬錢糧俱在延寧甘固四鎮而西安等府凡臣所屬地方素稱腹裏勢甚危急從無額兵額餉臣遂冒昧具疏以兵單餉詘仰瀆

聖聽蒙

皇上召對平臺諭臣以此時措兵難宵旰憂思溢於天言北部覆臣疏蒙

聖恩准臣標兵三千名給臣餉銀六萬兩奉有以後兵餉該撫自行設處之

旨臣陛辭而西夙夜凜凜殫力搜剔恨不於無兵無餉之時勉每一足食足兵之計及臣抵任查得西安四衛原有額設屯軍二萬四千餘名固

未嘗無兵也何以有兵而若無兵臣竊謂此必原額屯軍尺籍徒存餼糧莫措有兵無餉故不可責以征操及查屯軍額餉則每軍約給贍地二頃固未嘗無餉也何以有兵有餉而竟無兵臣又謂此必原給贍也非砂磧藪澤本不可田即易主轉售已不能問有地而不足抵餉故不能責以騰飽及查

國初選撥屯軍田土率皆膏腴墳壤而相洽以來

除本軍自行耕種着伍外。或有轉典承種。則本軍着伍。而種地之人。每歲每畝。出辦典銀一錢。付本軍克餉。或有豪右隱占。則不出典價。無兵着伍。衛所卑官不敢復問。而但於撫按司道操閱之時。覓遣市棍家僕。支應片刻。旋即散去。然屯地則猶屬公田。未敢私鬻。隴畝阡陌。固歷歷可稽也。第非隱占。即典種本軍。自種十無一二。隱占者既種。雖日取該營把總等官。繩以重法。

而銅習以成。欲炤種地之額。一一責有實在之軍。勢必不能。即間有實在者。亦止於偶一查點。喝名應名已耳。或查點稍頻。已竊竊詛怨。蓋彼視所種之地。久爲固有。反若未嘗給有官糧。胡以相苦如此。况欲實加操練。驅之使陷敵當鋒。効死用命乎。故地養之軍。竟成紙上之軍。養軍之地。亦成紙上之地。而皆若烏有矣。臣因傳攷故牘。洪武年間。每軍額地一頃。歲徵正糧十三

石餘糧十二石。盡行收貯屯倉。以正糧按月支給本軍。以餘糧支給官軍。糧俸餉不煩轉輸。而倉廩克實。兵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強。法至善也。至永樂二十年。奉

詔。減免餘糧六石。然正餘一十八石。猶然交倉。按支法。尙未壞也。至正統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兌給本軍。克餉免納。免支。止徵餘糧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糧六石。改

爲正糧。一併兌軍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幾成私產。於是投獻豪霸。奸弊叢生。遂至莫可究詰矣。臣痛憤

國用匱乏。不得已履畝稅架。每責好義。終事於朝。不保夕之民。而朝廷額設軍屯。反爲豪右侵隱。致使全陝賊躡數年。欲勦寇則苦於無兵。欲募兵則苦於無餉。蠹國養寇。皆繇於此。因於去年十二月。檄行西安府推官王鼎。鎮從頭清查。復

榜示通衢。明白曉諭。而舉事之初。阻撓百至。或有爲臣危者。曰。屯之必不可清久矣。且隱占屯田。皆豪有力者所爲。一行清查。必蠲其忌。彼能以蜚語肆螫。而又實煩有徒。大可畏也。臣思民間私田。苟爲大姓侵奪。其家幹之忠誠爲主者。猶爲愬官申理。况豪右亦

皇上之臣民。臣謬典秦封。卽爲

皇上之家幹。彼之埋訕於臣。而臣之權重於彼。使臣畏避譏讒。隱忍徇縱。有臣於此。將焉用之。且渠等各有所身家。卽能布散流言。禍徵臣之身名。必不能別發難端。抗

皇上之斧鉞。苟有利于

國家。臣以身爲怨府。痴迂之性。生而已然。又何畏焉。推官王鼎鎮。卓有同心。力行稽覈。除右護衛名隸

秦府。應另議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占種逃亡。及嘗

追免補各地查明備造格冊詳註原軍祖名原地坐落及種地人戶籍貫一一申報到臣臣酌古準今推情定法示以不深究已往不追奪原地止按地起課卽責辦於見今承種之人亦不重派多取臣遂依倣

先朝減定之數區別屯地等則以爲起課差次而裒益多寡總以民間見行典地每畝一錢之例爲準每上地一頃徵糧十八石中地仍量免三石

止徵十五石下地又免三石止徵十二石每石折銀七錢每頃上地納銀十二兩六錢中地十兩五錢下地八兩四錢大抵中地居多而上下地俱無幾總計三衛占種逃亡嘗追免補各地已清出者共該起課地三千三百二十七頃零徵銀三萬五千餘兩查民間之田責祖佃戶歲入不啻數倍于此今止炤此數上納別無科擾蓋猶輕於私租之甚自示之後人始知寬平易

從無不翕然相安。臣復行王推官各炤屯地坐落州縣清造徵收文簿。發西安府監收同知孟道弘轉發各州縣徵收。是役也不呼額以窮大農不加派以厲遺子。惟是力破情面不避怨勞。遂能於餅耻之日。歲取三萬餘金於饕餮久饜之吻。所裨于因饑加旅兵荒交困之秦。殊非淺鮮。然臣未敢以此自足。尚期殫臣釐剔之初念。徹底澄清。務使軍無一名虛冒。地無一畝侵隱。

而後已。再查每歲四衛額派延寧各適班軍一萬一千餘名。約該給軍屯地。不下一萬二千餘頃。卷查十年以來。班軍俱未赴邊。每名止解班價銀一兩二錢。夫延寧西安總係

皇上土宙。而挹此注波。遂使十去其九。亦可歎也。臣請於清出地租內動支解。抵班價所餘。班軍屯地。聽臣選汰徵課。其內丁條布價馬草等費。皆於課銀內取給。所有贏餘。召募精健入營。應兵

介別戰守二項。每守兵一名。約歲費中地一項之入。戰兵酌量增加。但求有濟實用。不必取盈虛額。卽以三軍屯地之所出養戰兵二名。未爲不可。外有各衙門人役。承種屯地者。容臣盡數查出。炤例起課。卽係必不可裁之役。亦止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所餘盡佐軍需。至於本軍自種屯地。臣次第確查。凡有途遁不願應兵。及老弱不堪征戰者。責令炤例納課。如有不願

納課。實係精壯堪以應兵者。仍行著伍。與召募之兵一同征操。如是。則有一兵卽可當一兵之用。挑選訓練。但得勝兵萬餘。愈於二萬四千有名無實之軍多矣。而餉又不煩另措。將見單匱立轉爲富強。居恒則用以建威銷萌。潛懾不軌之謀。有警則用以推陷廓清。力剪方張之勢。何至如向來厝火貽憂。養癰致潰。無事而釀成有一事。一遇有事。遂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乎。倘臣

仰荷

皇靈克底成績握三秦治安之要圖開萬世永久之大利於臣頂戴

天恩捐糜圖報之區區亦可稍酬萬一矣至于屯地屯軍屯糧各項各色紛紜頭緒龐雜臣不敢屢數以瀆

宸聽惟有節節清查陸續奏報而已

鄭羽公評

清屯以足餉使兵卽爲軍而軍復爲兵合而練之兵精餉裕此復

祖制之第一要務若邊腹盡如此疏行之中興可指日俟矣管夷吾復生何憂虜寇哉

淮鳳墾田疏

伏見

皇上留心吏治。加志窮民。

諭以愛養百姓。慮有司催科稍悉。則

勅下戶部。蠲免閭閻宿逋。孜孜講求。惟欲康阜兆

民永固

國本。其盛心也。臣思得往年出守廬陽。嘗巡行阡陌。勸民開塘蓄水。招集流移。開墾荒蕪。頗覺有

益又嘗往來隣境鳳淮兩府之間習見地廣人
稀一望數千里皆紅蓼黃茅大抵多不耕之地
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則澇益雨多則
橫潦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
所取資以是饑饉頻仍窮迫逃亾人烟日稀曠
土益廣此地界連蕭碭汝陰皆多盜之區逋逃
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招撫
流移在

世廟中業專設都御史王璣時值大水浸淫功不及
施輒復報罷臣謹以昔時之見參以今日所聞
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益潁川簽事淮陽副
使兩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
兼各該有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于淮
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一實心幹濟者畀之專
勅給以關防駐劄適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
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豪不得撓其法假以

一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項卽一項之利。招一民則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卽以開墾地土。招徠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各久任。超遷如是。十年不臻富庶之効。無是理也。專官之責。其効在廣闢溝洫。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力。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使歸宿。濬河以受溝渠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

通行。偏小之邨。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旁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繇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使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時。則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行地多。則木綿桑果。皆得隨宜。樹蔬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其次則招恤流移。夫良民忍氣鄉土。止爲無食。耕種多荒。年一但適苦迫。併其勢必不能安其居也。今地旣開

開夏秋有收。不愁無食。鼓動其懷歸之心。將受屢為氓之恐。後各該有司。安慰而安插之。量撥地土。處給牛種。不得責其重負。量寬二三年。俟其志定業熟。然後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隣。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墾。有力者。出資給食。皆僉事可得專行。其餘未盡事宜。悉聽其酌量區畫。或有窒礙難行事。干題奏者。議擬停當。經自請難矣。

鄭十師評

旨施行既無掣肘之虞。民心莫不歸向。而展布無果。用此議江北財賦。當亦不下於東南也。第今遭兵燹之餘。田地荒蕪。溝渠堙塞。必更甚於曩時。自當遣幹濟道臣一員。經理其土。方奏實効。此亦鞏固。

神京一要圖也

屯政攷經國雄略卷之一終

屯政攷

卷一

三十三

卷一

